

林天蔚 著

地方文献论集

香林題

下册

南方出版社

地方文獻論集

下 冊

林天蔚 著

南方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歷史典籍與文化研究 / 林天蔚等編著. —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6

I. 歷… II. 林… III. ①歷史—文獻—研究—中國②傳統文化—研究—中國 IV. K2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42457 號

歷史典籍與文化研究

地方文獻論集

林天蔚 著

南方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橫路華宇大廈)

電話:0898—65327955

南京電力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開本 32 印張 31

印數 1—1000 冊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60—646—7 / K·25

定價:90.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向承印廠調換

目 錄

下 冊

叁 金石碑刻篇.....	(383)
--------------	-------

第一章 索勳碑史事研究.....	(385)
------------------	-------

一、碑文三種版本之比較.....	(385)
------------------	-------

二、歸義軍政權的分析與爭奪.....	(387)
--------------------	-------

三、回鶻與張、索二氏的關係.....	(392)
--------------------	-------

第二章 敦煌寫卷 S. 0514 與 P. 3354 有關軍屯制與均 田制之別.....	(401)
---	-------

第三章 敦煌寫卷之校勘問題.....	(418)
--------------------	-------

第四章 金石與中國歷史文化.....	(454)
--------------------	-------

肆 專題研究篇.....	(471)
--------------	-------

第一章 《廣東通志》評介.....	(473)
-------------------	-------

第一節 戴璟之《廣東通志初稿》.....	(474)
----------------------	-------

第二節 黃佐之《廣東通志》.....	(482)
--------------------	-------

第三節	郭棐之《廣東通志》	(487)
第四節	金光祖之《廣東通志》	(491)
第五節	郝玉麟之《廣東通志》	(496)
第六節	阮元之《廣東通志》及其續修者	(501)
第二章	人物研究專題	(516)
第一節	隋譙國冼太夫人	(516)
第二節	莫宣卿	(534)
第三節	范仲淹與余靖	(550)
第四節	郭棐	(567)
第三章	史事研究	(605)
第一節	宋代的廣州為轉運港口與貿易港口有別	(605)
第二節	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蹟考	(626)
第三節	宋帝陵質疑	(661)
第四節	浪白滘再考	(667)
第四章	民族史研究	(686)
第一節	唐宋時代廣東少數民族的分類及分家	(686)
第二節	宋代徭亂編年	(704)
第三節	明代廣東之徭區與徭亂	(725)
第四節	南宋時香港之大嶼山為徭區之試證	(770)
第五節	香港的峯村與峯民	(794)
第六節	論少數族群中的母權問題	(813)
伍	附錄篇	(827)

1. Richard E. Turley & Craig Foster: History of Genealogy in

America	(829)
2. Melvin P. Thatcher: Loc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860)
3. Craig Fuller: Utah State Centennial History Project: A Report	(894)
4. 宋 晞: 林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序	(904)
5. 王德毅: 林天蔚教授新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書後	(906)
6. 王爾敏: 序	(910)
7. 沙其敏: 序	(914)
8. 黃秀政: 地方史志的巨著——評林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	(916)
9. 侯月祥、曾一民: 士林著聲“史志譜”——加拿大華裔著名歷史學家林天蔚學術成就評價	(932)
10. 韋慶遠: 喜讀林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	(942)
11. 張仲熒: 評介臺灣學者林天蔚新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	(948)

叁 金石碑刻篇

第一章 索勳碑史事研究

一、碑文三種版本之比較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索勳紀德碑”之拓本(01150)，僅能看出 266 字，另有二抄本流傳，即張維之《隴右金石錄》錄有 502 字，徐松之《西域水道記》卷三共錄 509 字，全文則有 605 字，其中《隴右金石錄》與《西域水道記》兩書所錄頗有出入，可互補數字。

碑立於敦煌縣內饗舍樓星門內土壁，碑之上首共四行，每行四字，書“大唐河□道歸義軍節度索公紀德之碑”，碑文共廿三行，每行廿四字至卅一字不等^①。下書“節度推官，權掌書記□□□□□□□丞賜緋魚袋南陽張景撰”^②及節度押衙□□□□”等字。

碑之原文如下：（以《西域水道記》為主，缺字用□，中研院之缺字底用“-”《隴右金石錄》缺字用“*”，若兩抄本有出入或可互證者則用注文）

□□□□□□安邦柱石 *^③分憂誕賢材而膺用固有提綱單俗封長策而□□

□□□□□□□□^④地中興聖運彼有人焉公王裕^⑤稱諱勳，字封侯，敦煌人也□□□□

祖靖，仕魏晉位登一品，才術三端，出入兩朝，功名俱遂，曾祖諱□□□
 □□□□^⑥鍾慶於茲，來暮^⑦之謠，既著捐駒之詠益深，乃保龍沙永固，
 城□□□^⑧分竹□□父琪^⑨前任敦煌郡長史，贈御史中丞，早承高蔭，皆顯
 材能，儒雅派衍^⑩弓裘不

□宣宗啟運，乃騰西顧，太保東歸□平□義河西^⑪克復，昔年士宇一旦光
 輝，沒□□□□□公則河西節度張太保之子（婿）也，武冠當時，文兼
 識達^⑫得探囊之上策

□□□□明主皇王之□□□韜鈴而五涼廓靖，布 列而生擒六戎
 □□□□姑臧復^⑬擾□□□□□□□□上褒厥功，特授昭武校尉，持
 節瓜州諸

□□□□墨釐軍押蕃落□□□□□（夫）^⑭繼先人之伐閩，不媿于苟或
 效忠烈於

□□□□□牢落□天□□□□□□□外乏金湯之險。自從菽守葺以
 完^⑮）全築巍

□□□□□□煙布□疆^⑯□□□□□□□以部厥田，惟上周迴萬頃沃
 壤肥□溉用^⑰

□□□□□□□□積為□□□□□□（通渠）^⑱流頓絕泊從分竹，乃
 運神機，土宇宏張^⑲

近堤□□□□□□□騰飛□□□□□^⑳功俄就布磐石□云浮^㉑川響波
 瀾衆□^㉒

輻湊□□□□□□□西成□□□咸感如神靈^㉓蹤□應水流均布，人無荷
 鍤之^㉔勞鼓腹□□□□□□□日設法以濟人，摧圯樓臺置^㉕功而再活，
 城內東北隅有^㉖古昔龍□□□□□□□^㉗壁^㉘猶存，模^㉙儀尚宛重^㉚以風摧
 雨爛，尊象塵濛，棟宇疏廊^㉛空餘基址□□□□□□□^㉜實土，于時改作
 四廂，剏立八壁，重修南建門樓，北安寶殿，徘徊聳仞^㉝
 □□□□□□□□□階墀，古樹卻吐鮮芳，玉砌流泉莓苔復點城隅之下，
 別別衙（廂）□□□□□□□□^㉞儼允光輝，于時景福元祀，白藏無
 射之末，公特奉絲綸就加□□□□□□□□□□（也）^㉟軍中投石，爭
 誇^㊱拔拒之能，幕下吏民，悉展接臬之勇□性□□□□□□□□□基

之妻弒索勳而擁立張承奉，又顯示出“正統派”與“實力派”之爭奪，故特分析如下：

按：張義潮的家族，標榜是南陽張氏^④。其實“南陽”乃是郡望而已，藤枝晃疑張義潮出自張孝嵩之後^⑤。但由張孝嵩至謙逸（義潮父）則世代未明，尚有存疑之處，又，敦煌張氏有謂出自開元七年沙州刺史張嵩之後，即所謂“龍舌張氏”^⑥。張義潮的姪孫女的墓誌銘則謂原居長安萬年縣，其後居於沙州，遂為敦煌人，但源出於“張羅氏”^⑦，故疑張氏非敦煌原居民，即使來自中原，亦在開元之後，為時不外百年左右^⑧。

蘇履吉的《敦煌縣志》卷五，以“名宦”傳張義潮，卻以“鄉賢”傳索勳及其先世，可知張氏乃敦煌“新來的氏族”，與“久居”敦煌的索氏家族不同。

索氏則是敦煌的望族，巴黎所藏《敦煌名族志殘卷》^⑨有陰氏、索氏兩大族，其中陰稠，隋唐時始居沙州，其子仁幹曾為沙州武將，但遠在漢武帝時，索撫自鉅鹿之北遷至敦煌稱“北索”，另一支索駿，在王莽時由鉅鹿之南遷至敦煌稱“南索”，故索氏乃敦煌望族，此卷中有索靖其人，即《索勳紀德碑》中所謂“祖靖，仕魏晉位登一品”。當時被稱“敦煌五龍”之一《敦煌縣志》^⑩而五龍中，索氏佔其三，可知索氏在敦煌有悠久歷史，是有潛勢力的“土著”。

按：敦煌位於西陲，居於該地或移居該地者多是軍人，故P.2657卷中所載敦煌縣戶籍，多是屯兵戶籍；如衛士、翊衛、柱國子、輕騎等或白丁，又S.0514, P.3354, P.3877等卷中，受田者多是軍人，田則是軍屯，池田溫教授指出敦煌籍帳中有不少具有軍人勳階可以證明^⑪，而敦煌的索氏，更是將門世家，如天寶年間的索奉珍，當吐蕃內侵時，力拒強敵，“全孤壘于三危，解重圍于百戰”，索清為沙州防城使，索忠顗曾助張義潮“攻五涼而克獲”，後歿於武威，其弟忠信“投戈從事，每立殊勳”，後

隨張義潮晉京^⑤，而大曆年間之索如玉、索思禮、索仁亮、索遊鸞等均是“上柱國、別將、折衝”等軍勳階^⑥，而索勳之父索琪，任敦煌郡長史，疑曾助張義潮奪取政權，據“索勳紀德碑”：

父琪，前任敦煌郡長史，贈御史中丞，早承高蔭，皆顯材能，儒雅派衍，弓裘不□□，宣宗啓運，乃睠西顧，太保東歸，□乎□義，河西克復，昔年土宇一旦光輝，沒□□

.....

而索勳本人亦“武冠當時”（碑文），故知索氏乃敦煌土著，將門世家，索琪可能助張義潮收復沙州有功，張索二氏因此締結姻親，張義潮之妻為索氏，索勳則是張義潮女婿，故疑歸義軍政權之建立，是張氏結連地方有武力的家族（索族）而建成。

另一方面，張氏比索氏後至敦煌，可能胡化尚淺，保持較高的漢文化，P. 3620有《無名歌》末題。

辛未三月廿五日學生張義潮寫

按：饒宗頤教授的意見^⑦：辛未為元和十年（815）是時張義潮應是17歲^⑧，恰是學生年齡^⑨知張義潮是學生身份，又S.3392《張氏修功德記》曾謂張義潮“講兵論劍，蘊習五經”^⑩，當是知識份子，P.3500卷載義潮建功立業後，“休兵罷甲讀文書”表現出書生氣習，故羅振玉謂“義潮雖生長虜中，而心繫本朝，陰結豪傑，未有當”^⑪，按：“報國之心”是傳統知識份子的責任感，但有此心未必有此力，因此，不能不與地方勢力聯合，索氏具此條件，索琪適任敦煌郡長史，而族人索清（沙州防城使）父子（忠顥、忠信）握有軍力，因此，當大中年間，吐蕃內亂，沙州別將尚恐熱，自號宰相，與鄯州節度使尚婢婢構兵，連年不決，沙州空虛，據史稱：（義潮）“一日衆擐甲噪州門，漢人皆助，虜守者皆走，遂攝州事”^⑫，其實事前必有預謀，有組織、有內應、否則，“噪州門”祇是騷亂而已，內應者是索氏家族，擐甲者索氏家族，索氏有武力而乏知識，號召力不足，張義潮恰

當其選，二族聯合，遂創立歸義軍政權。

歸義軍政權的第一代，應是張義潮、議潭兄弟及索琪叔姪，據《張淮深修功德記》^⑤。

皇考諱議潭……入陪龍鼎（龍鼎者，大唐寶鼎也，在天子大殿之前，非重臣不得見，意謂議潭入京為質之事），出將虎牙（節度使之榮名，政權建立時，議潭為沙州刺史），武定文經、語昭清史，推夷齊之讓，戀荆樹之榮，手足相扶，同營開闢，先身入質，表為國之輪忠。

觀“同營開闢”一語，知議潭兄弟共同驅逐吐蕃，“推夷齊之讓”、“手足相扶”表示議潭之功不下於義潮，不外讓位而已，當時，為取得唐室的信任，議潭遂以領袖之資格，於大中三年，率義潮之婿李明振及其兄明達及押衙吳安正等 29 人入京告捷（入質）。至於索琪，在吐蕃時代任敦煌郡長史，族兄索清，在吐蕃時期為沙州防城守，均握有兵權，清之子忠顥，“毗贊司空（義潮），為前茅之爪牙，作後殿之耳目”，顯然的，是驅逐吐蕃的先鋒，其弟忠信為押牙，“登鋒利刃，猛氣超群，鐵壁鑽槍，先衝入陣”^⑥，可知歸義軍政權建立之時，除張氏兄弟外，索氏叔姪之功亦不可滅，此外，尚有李明達，據《唐李氏再修功德碑》。

亡兄河曲節度衙推（官？）兼監察御史明達……有張賓之策謀，破虜擒姦，每得玉堂之術，曾朝絳闕，敷奏金鸞，指劃山川，盡縱橫于天險。

顯然的，李明達隨張議潭赴京“朝絳闕”“奏金鸞”之前，曾“策謀、破虜、擒姦”，顯然參與驅逐吐蕃，建立歸義軍政權的人物之一，大概張、索、李三家族於大中之前已締結婚姻，所以能結合一起共同驅逐吐蕃。

歸義軍政權的第二代人物則是張淮深、索勳與李明振，其中張淮深是議潭之子，義潮之姪，索勳與李明振均是張義潮的女

婿，據《李氏再修功德碑》（《西域水道記》卷3）

府君春秋纔弱冠……時妻父……張公諱義潮，慕公之高望，籍公之文武，于是乃為秦晉

按：若李明振於歸義軍政權建立時已婚，則年當在20左右（弱冠），明振之妻為義潮第14女，至於索勳是李明振之襟兄抑或是襟弟，不得而知，相信年齡不會相差10載，至張淮深卒於大順元年（890）享年59^⑥，上溯應誕於太和五年（831），如是，在驅逐吐蕃克復沙州之時（848—50），張淮深亦是弱冠之年，與李明振、索勳年齡相若，並是第二代。

當張義潮於大中二載（848）破吐蕃攝州事時，五年（851）春遣兄義潭率李明達、明振兄弟等29人赴京告捷，是年11月，遂置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兼沙甘瓜肅鄯伊西河蘭廓岷11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支度”等使，可知由大中二年至五年間，曾四出征討，拓土達11州，所謂：

四面蕃人來跪伏，獻施納焉莫停時，甘州可汗親降使清（情）願與作呵耶兒。^⑦

此是歸義軍版圖最鼎盛時代^⑧，以後，議潭留於京師，李明振返回河西任“涼州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御史中丞”，隨張義潮父子拓土有功，所謂“歸戎幕二十餘載”^⑨建功立業，至於索勳，當然亦隨乃岳東征西伐，“紀德碑”曾指出先後參與收復涼州之役，抵禦吐蕃^⑩等有功，故知張義潮拓土之時，李明振及索勳均有功勞，在收復涼州之後（863）張義潮入京之前，索勳已“持節瓜州”^⑪，李明振歸沙州後二十餘載，卒於敦煌府第，享年52，似在沙州政變（890）前後逝世，官職不詳，至於張淮深，當其父議潭入質京師時，即繼父刺沙州及後義潮入京，即以“張氏繼承人”而為歸義軍留後，索勳則遙領河西節度^⑫，張淮深為留後凡五年（867—872），咸通十三年（872）張義潮病逝長安，淮深順理成章的便繼為節度使，掌權凡22年（867—890）^⑬，是

時索勳在瓜州擁兵自雄，對同輩之張淮深未必心服，故 S-1156《進奏院狀》翟理斯（Giles）及蘇瑩輝教授認為是索勳請授節度使之父^⑤，此文更顯示張淮深未逝之前，索勳的野心經已暴露，旌節是否已頒，未知，但四年後即大順元年（890）張淮深即暴斃，疑為索勳所弑。僅二年，李明振之妻（張義潮第十四女），率其子李弘愿、弘定、弘諫（似亦握有兵權），以“重光嗣子，再整遺孫”之口號，起而誅戮索勳，“義立姪男”張承奉（時為歸義軍副使）^⑥，故論沙州政變，應是歸義軍政權第二代所謂“實力派”與“正統繼承人”的爭奪而已。

三、回鶻與張、索二氏的關係

張義潮於大中二載從吐蕃手中奪得沙州後，在歸義軍時代，張義潮及張淮深均曾“大”敗吐蕃與回鶻^⑦，但在咸通十四年（873）之前的回鶻是受吐蕃所控制，而是時的吐蕃，亦因內亂而日漸衰弱^⑧，在咸通四年（863）之前，張義潮為使河西走廊暢通無阻，曾出兵甘州、涼州，擊敗吐蕃與回鶻當是事實，但此二地當時雖屬歸義軍，但蕃胡雜處^⑨散兵遊勇，故張氏易於擊敗，並非“大勝”，及至咸通十四年（873）回鶻大酋僕固俊斬吐蕃大將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地，回鶻大盛，甘州回鶻乘機脫離吐蕃的控制，於是回鶻分為“西州回鶻”與“甘州回鶻”兩部^⑩，其中居於新疆之“西州回鶻”最強，甘州亦受其控制，唐長孺認為在張淮深掌權初期，已不能控制甘州及涼州的回鶻^⑪，歸義軍勢力因之日弱。

P.2826 卷《張淮深札》為于闐王^⑫賜白玉一團予張淮深，原文謂“賜沙州刺史男”，另 P.2709《賜張淮深收瓜州敕》內云：

敕沙州刺史張惟（淮）深省（？）所奏，聞□甲兵再收
瓜州

以上二卷寫卷雖未列年月日，但同時是有關張淮深的史事，相連觀察則意義重大，按張淮深為沙州刺史應始於大中七年（853）左右，時歸義軍節度使治沙州，淮深當隸於張義潮之下，及後咸通四年（863）收復涼州，似乎另析置涼州節度使，淮深專治沙州權力較大，是時（863）的瓜州節度使應是索勳^⑧，疑在咸通十四年（873）“西州回鶻”勢力大盛時，而沙州、瓜州兩當權者勢不相容，於是張淮深引“西州回鶻”（于闐）之力與索勳對抗，甚至向“西州回鶻”稱臣，故有“賜沙州刺史男”（P. 2826）之寫卷，同時張淮深請求以“甲兵再收瓜州”（P. 2709）以驅逐索勳，似是僖宗晚年至乾寧前之事，索勳既有不臣之心，張淮深擬借外力奪取瓜州，索勳不能忍，遂弑張淮深而產生沙州政變，自立為歸義軍節度使。

索勳自立年餘，便為另一實力派李氏（李明振之妻及其兒子弘愿、弘定、弘諫）以繼正統為名，殺戮索勳擁立張義潮之族孫張承奉（時為歸義軍副使）^⑨，李張二族，疑亦曾借助“西州回鶻”（包括于闐）之力量，張承奉之繼位在乾寧元年（894）左右，六年後（光化三年即900）唐室的任命始到達，再五年即天佑二年（905）張承奉便自立為“金山國白衣天子”^⑩，時距索勳之被弑僅十年而已，金山白衣天子，亦是藉回鶻之力而建立。P. 3633“金山國文件：沙州百姓一萬人上回鶻可汗書”，雖書明寫於辛未（後梁乾化元年即911）時歸義軍已為曹義金所代替，但值得注意者是卷中所云：

甲：張義潮逝世後，回鶻勢力已擴至張掖（甘州），而且關係良好，原文

（太保）……後疾□□疾，帝里身薨，子孫便鎮西門，已至今日，中間遇天可汗居位張掖，事同一家，更無貳心。

按：張義潮晚年至張淮深統治時代，回鶻勢力轉盛，歸義軍已被包圍，故 P. 2826 稱張淮深為“刺史男”，可能是時已向回鶻